

# 老李把莫小洛的奶奶吓得摔伤了，我奉命照顾她

8

军旅文学



裴志海 著  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**[内容简介]**

一个被人认为是小流氓的少年，中学毕业后，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参军入伍。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他重新开始自己的青春。从“红四连”的步兵到特种兵大队的特种兵，再进入“狼人”集训队，经历了诸如纪律、爱情的种种考验，一块废铁终于炼成了一个钢铁战士，一个真正的特种兵。

**[上期回顾]**

小赵来信了，信里质问我是不是想抛弃她，我觉得莫名其妙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她突然来部队找我。那几天，我们过得很愉快，然而一谈到我的收入，她就流露出不高兴。她临走的时候，要我复员回家结婚，我拒绝了。小赵回去半个月后，来信了，是和陈小刚合写的。他们祝福我和莫小洛白头偕老。

## 捡垃圾的老太太摔倒了

我和老李干了一件大事，一件轰动了集团军，甚至整个军区的大事。

那天晚上是我和老李在特种大队门口站岗。我和老李站岗都站得很正规，我们从来不会东张西望，或者偷偷地吹牛，我们都很喜欢这种是名真正军人的感觉。

那天晚上我们从九点站到了十点半，陈卫星和周志军接班来了。我和老李从岗位上下来，一边漫无边际地吹着牛，一边往连队走。那本来是个很好的夜晚，月亮很大，不时地钻进云彩，然后又钻了出来，就像和我们捉迷藏一样。星星不多，但个个都很亮，我甚至都有了弄包花生米，买上几瓶啤酒，和老李偷偷地跑到营区后面的山顶上赏月的念头了。我看了看老李，刚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，他突然捂着肚子叫了起来：“他娘的，尿憋得很，我得解决一下。”他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有点尿急，我俩就提着裤子往路边跑。刚下了营区的马路，看到垃圾站旁边影影绰绰地有个人，在弯着腰扒拉着那些垃圾。我本来不想管这事，撒完尿就要走了，老李却拉住了我：“咱们去把他撵走了。”

我们都知道那个人是外面村庄的，他是在部队里捡垃圾。我对老李说：“算了吧，这事归纠察班管，和咱们没关系，快点回去睡吧，早点睡觉，说不定半夜里还要搞武装奔袭呢。”老李不答应了，他很认真地看着我，严肃地说：“你这就进来了，部队就是咱们的家，家里闯进来一个外人，你怎么能不管呢？”

我一时也没话说了，老李就是这样，特别爱较真。他见我不吭声，劲头来了，又数落我说：“你都当这么多年兵了，还是一点警惕性都没有。咱们这是什么部队？咱们是特种兵啊，是秘密武器，他万一是个特务怎么办？”

老李这么一说，我也有精神了：“对对，冷战时期有个美国间谍，他每天都专门收集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垃圾，从里面弄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。”

我知道我们特种大队的每个纸片都进了碎纸机，不会有情报混到垃圾里，我这样说，只是过过嘴瘾，谁知老李却当真了，他瞪大了眼睛看我：“真有这么回事？”

我忙说有这事。

老李着急地说：“那咱们快去看看吧。”我们还没到那个人影跟前，老李就大声地吆喝起来：“哪里来的特务？你给我站住！”那个人影站了起来，冲着我们说：“你们两个在这里穷咋呼什么？我怎么是特务了？”

那是一个老太太的声音，我有点犹豫，不想去管了，老李却恼火了：“你跑到我们部队来了，你还有理？有本事你别走，我送你到纠察班去，关你两天，看你还有没有理！”那个老太太有点慌张，跌跌撞撞地跑了起来。我有点担心，刚想让她注意点，老李却叫了起来：“你还跑，我看你还能跑到哪里去！”边说着边使劲地踩着脚，就好像他真的在追人家。

那个老太太跑得更快了，她跑到围墙边，爬了上去。我对老李说：“别闹了，咱们也回去吧。”我话音刚落，那个老太太大叫了一声，从围墙上重重地摔了下来，躺在地面上大声地呻吟起来。

## 老太太是莫小洛的奶奶

潘连来了，他在黑暗中看了我一下，我没有看清他瞪了我没有，但他没有吭声，拿着手电筒

照了照老太太。我这才看清，老太太的裤子上有一片血迹。潘连蹲下身看了看老太太的腿，温和地说：“老太太，没事的，我们先把你送到卫生队看看。”

老太太抬起头吃力地看了看他，嘴巴张了张想说什么，但疼痛使她又抱着腿叫了起来。

潘连立马站起来朝我努了努嘴：“小子，这是你干的好事，你把她背到卫生队去！”

我忙弯下腰，老李和文书赵志刚在后面托着她把她架到我背上，她很瘦，身子很轻，我有点心酸，我奶奶如果还活着，也应该是这个年纪了。我背起她，忙慌慌张张地往卫生队跑。

卫生队长也被惊动了，他过来看了看，问了问她哪里疼。她咬着牙，疼得小声呻吟着，说是跨骨疼。卫生队长摸了摸她的跨骨，然后皱着眉头，冲着我们摇了摇头：“可能是骨折了，得赶快送到大一点的医院去。”

潘连俯下身来，问她：“老太太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，我们去看看。”老太太瞪大眼睛看着他，突然用力地拍着床叫了起来：“通知我家人干什么？你们把我追得从墙上摔下来了，你们就得负责！”

潘连的眉头很痛苦地皱着，但他没有生气，依旧很温和地说：“老太太，你放心，我们部队一定会负责治好的。可你总得先给家里人说一下吧，不然他们不知道你在哪里了，他们放心吗？”

老太太抬起头，疑惑地瞪着眼睛看着潘连，潘连知道她是不相信自己，他直起了腰，拍了拍胸脯：“你放心好了，解放军说话算话！”

老太太这才说：“那你们到门口的小店给莫小洛说一下，就说她奶奶被人家追得从墙上摔下来，快死了。”

我跑到那个小店门口，小店已经关门了，我只好使劲地擂着门，喊着莫小洛。莫小洛跟着我慌慌地跑到卫生队，她一看到奶奶裤子上的血迹，脸“唰”地白了，泪水也流下来了。连里的司务长也来了，他口袋里掏出一个装着钱的厚厚的信封递给了潘连。潘连立即让我和莫小洛，还有卫生队的一个军医，再加上他，一共四个人，把莫小洛的奶奶抬到了救护车上，准备连夜送到江城人民医院去。

## 莫小洛的奶奶是个好人

那天晚上，办完住院手续，潘连要跟着救护车回去，让我先在这里看护着。他走时，特地把我拉出来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看得我心里发毛，以为他要揍我一顿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反正逃不掉了，别说他熊我，就是揍我一顿，我也认了，我们这是自作自受。谁知潘连并没有熊我，而是朝医院努了努嘴：“小子，我把你留下来，你自己得注意一下，别惹那个女孩子，你就陪老太太说说话，不要理她。我要是听说你和她勾三搭四的，到时我剥你的皮！”

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忙个不停，给她们打了开水，又到夜市买了一些香蕉、苹果，每隔一会儿，我都会问问老太太还疼不疼。医生让她吃了些止痛片，她说好多了，不怎么疼了，有时她还会张开了许多牙齿的嘴巴，朝我笑笑。我一直不敢看莫小洛，我知道她不会骂我的，但我心里还是不好受。我本来想亲自给老太太洗脚，但莫小洛把洗脚水夺过去了，她给老太太洗了脚。

莫小洛除了和奶奶说说话，

一直都在静静地看着我转来转去。老太太可能也真累了，一会儿就呼呼地睡了。

屋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，都低着头，我在看着自己的脚尖，莫小洛在玩自己的指甲。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这种气氛很不自在，我终于鼓足勇气看了看她，她正好也抬起头笑着看着我，好像有话要对我说，我只好先下手为强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先到外面抽支烟。”

她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看着我点了点头，我忙一下子跑了出去。我刚走到走廊上把香烟点上，她也出来了，我看了看她，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们把她奶奶弄成这样了，我都觉得没脸见她了。最后还是她先开口了：“真不好意思，给你们带来麻烦了，我们也不让奶奶到部队去捡垃圾，可她就是闲不住。”

她这样说，我很感动，我忙真心实意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吓唬老人家……”想了想，我又加上了一句：“我不知道她是你奶奶……”说完这句话，我就有点后悔了，我这不是什么意思啊？要是别人的奶奶，吓唬人家就是应该的了？我脸有点红了。

她一点都没有埋怨我们的意思：“其实也怪我奶奶……”

我看了看病房，有点不安地说：“你奶奶身体怎么样？不会有什么事吧？”

莫小洛眨了眨眼睛，安慰我说：“应该没事吧，她身子骨一向都很硬朗，她每天吃饭前都要喝一杯白酒呢。不怕你笑话，她这么大岁数了，每次到你们部队捡垃圾都是翻墙进去的。”

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多，在黎明到来之前，我们才趴在床边沉沉地睡去了。

# 杨杨怀孕了，可是孩子不合法

5

情感天空



美良 著  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**[内容简介]**

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深圳的孤单剩女刘林。在朋友的聚会上偶遇钻石王老五陆西若，两人从误会到相知，在看起来不可能的条件下产生了爱情。但刘林并没有因此将生活的重心转到陆西若身上，爱他但不依赖他。刘林的生活一波三折，最终她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归宿……

**[上期回顾]**

刘林的母亲为刘林的婚姻大事着急，就找人安排了一次相亲，刘林无奈只好答应见面。但到见面那天，对方得知刘林的年龄后就推辞掉了，刘林的母亲很受伤，而刘林得知情况后也绝望了。刘林在工作上常出差，在有次应酬时，她看到杨杨的老公陈树风竟然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亲热，没多久，杨杨就告诉刘林她要离婚了。

## 杨杨怀孕了

有一件事直到杨杨离婚后刘林才知道，杨杨要求与陈树风做了婚前财产公证。签离婚协议时，陈树风有意把房子留给她，但陈树风的初恋情人茵子认为这些财产将来都属于她腹中的孩子，陈树风不应该擅自赠送他人。杨杨无意再争，原来陈树风带茵子去看病的时候，发现她已有了身孕。所以这次离婚，杨杨等于是净身出户。

刘林不觉得什么。反而是没有学过算术的母亲，唠叨了半天，精心地计算出杨杨在这场婚姻里的损失至少上百万。

因为还没有找到房子，杨杨就暂时住刘林那里。一天下班回来，电梯里碰见头发一长一短两个女人。长发的对短发的道：“我那多出一间房，空着也是空着，就想租出去。找个陌生人住进来，我又放心，你看有没有熟人给介绍介绍，我给个优惠价。”

杨杨不等短发妇女回，忙道：“我正找房呢，你那房能不能租给我？”

两人上下打量她，短发女人道：“她都说不租给陌生人。”

杨杨道：“我朋友就住这，你们应该认识她。”

长发女人问：“谁啊？”

“刘林。她……”

她本来要说出刘林的房号，但短发女人很快就接着道：“刘林？”想了一下，问，“是不是带着一老太太一起住的女孩子？不是很高，挺秀气的？”

长发女人道：“就住我对面，她妈叫她林子。我还真没见过她，她妈说她是太忙人。怎么称呼你？”她问杨杨。

杨杨：“我姓杨。我爸太懒，直接就叫我杨杨了。”

两人都笑。

长发女人道：“行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房租一个月六百，水电费用平摊。你随时都可以搬进来。”电梯到了，长发女人又道：“我叫苏月。”

这小区内，房套间的单间出租，起价都是在八百块，苏月却只收她六百，看来应该是很好相处的人。一般来说，斤斤计较的人，比较好打交道，也比较容易成为朋友。当然，这辨人适用原则必须将刘林排除在外。杨杨次日便搬了过去。

搬到和苏月合租后不到一星期，因为总是头晕，杨杨以为自己只是小感冒，去看医生，原本只打算买点药。医生却认为她不像感冒那么简单，建议她做一下全身检查，结果却检出身孕来，已经三个月了。杨杨决定生下来，刘林拗不过杨杨，也只好同意了。

刘林一再强调孩子要跟母亲姓，姓杨。刘林对杨杨道：“小孩子你如果养不起，我来帮你养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养。”

把孩子生下来，的确不是一个单纯的决定，这牵涉到合法还是不合法的问题。

为理清这个问题，刘林从网上搜寻了一大堆资料，结果被那堆东西弄得晕头转向。原来这问题还分地方，虽然总的生育政策都一样，但不同的地方细节各有不同。像杨杨这样的情况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定义。后来只好去咨询律师，律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，好像说是如果两个人只有这一胎就合法，如果两个中任何一方已经有了一个小孩，那一胎就属非法了。那律师满嘴的法律术语，听得刘林又是头昏脑涨，但还是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。

既然两个人中任何一方都没有另外的孩子，这一胎才能算合法，那现在茵子怀孕了，杨杨肚子里的这个只能算非法的了。如果非法，这干系就大了，上不了户口，将来上不了学，连身份都没有。刘林当然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，于是又在网上找了一大堆资料，终于找到一个可行之方——即找个假结婚。

杨杨纵然不愿意，可是为了腹中的孩子，即便委屈，也只能应了。可是假结婚的对象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，首先，得人家愿意；第二，人品得有保证，要不然假婚姻生活里将杨杨怎么样了，那损失就大了；第三，最好是个熟人，这样比较知根知底。

这边紧锣密鼓地寻找着假结婚对象的时候，那边陈树风也听闻了杨杨怀孕的事情，他对杨杨原本一直心存愧疚，这样一来，心里就更是放不下。茵子醋劲大起，和他大闹了一场。

## 金谷和杨杨领了结婚证

找了一个月，还是没找到满意的假婚对象。苏月嘲笑刘林道：“比你你自己找对象都上心。”

杨杨急，因为腹部已渐渐地隆了起来。她认为不管是谁，只要同意与她去领结婚证就行，即便哑的瞎的跛的也罢，她也认了。

一直被她排除在外的金谷忽然道：“不如我跟你结婚吧。”

杨杨愣了一下，赶紧道：“这不行，绝对不行！”金谷一直叫她大嫂，即使和陈树风离婚后，也未改口，她心里过不去那坎儿。

刘林却喜道：“行，就这么说定了。”

杨杨还是摇头：“不行。”

刘林道：“又不是真结婚，你那么较真干吗？就他了，我再不给找了，要不要随便你。”

与陆西若一起去广州见客，

见完返深圳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。陆西若道：“现在公事已经谈完，我们来谈一件私事。”刘林心想自己与他能有什么私事？想听他怎么说，没作声。陆西若道：“这是一次杨杨和金谷结婚的事，又是你的主意？”

刘林解释道：“那是假结婚，不是真的。”

“假婚？你把结婚证拿给任何一个律师去看，谁敢说是假的？”

“总之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反正这事儿，它就是假的。”

陆西若缓了口气，道：“金谷有跟我讲清楚前因后果，但我仍然不允许。我知道你是想帮杨杨，但我说过，不管任何事，都不要去碰金谷，不要把他牵扯进去。他太单纯，根本就不懂得保护自己。”

刘林道：“听你这意思，好像我就是在害金谷。”

“难道不是吗？他好好的一个单身青年，无端扯进一桩婚姻，无端做了别人的继父，将来说不定还要被分割财产，承担孩子的赡养费直到孩子年满十八岁，这些原本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还敢说你不是在害他？”

刘林道：“那是你的想法。我既然请金谷帮这忙，也就知道怎样去保护他的利益。我跟你做事也一年多了，我什么样的人品你也该清楚，至于那样不相信我吗？”

陆西若被她惹住，忍了一下，道：“有时候你也该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，处理事情。”

刘林道：“我有自己处理事情的原则。”

陆西若终于被她惹住，道：“你的原则就是损人利己！”叫司机道：“停车！”车停了，赶刘林道：“下车！下去！”刘林拿了自己的包，一声不吭地就下去了。

陆西若将她丢在路边，驱车

扬长而去。车子行驶了一程，司机方敢开口，道：“陆总，这都十一点了，把她一个女孩子丢路边，这不合适吧？”

陆西若气道：“她是女孩子？你看她像女孩子吗？哪个女孩子像她这样，总是她最有理！她要是能服个软，我会真让她下去？嫁不出去，那叫活该！”

陆西若气，终究是放不下，行不到两分钟，叫司机将车停下，自己又走回去找她。走不到十分钟，就看到了刘林，她吃高跟鞋提在手中，正一路大步流星地赶了过来。真弄不明白她到底是不是女人。他原本还以为能看到她无助地站在路边等待救援的样子。

陆西若站住，抽着烟等她。刘林走近了，笑道：“这就回来了？我看你气得不够，还以为怎么着也得两个钟头才能缓过来呢。”

陆西若不理她，扔了烟蒂，刘林没注意，一脚踩了上去，她那脚可是只穿了薄如蝉翼的丝袜啊。没有赤脚踩过还烧着的烟头的人，永远也不会知道那到底有多痛，反正刘林是给痛哭了，坐到路栏上，不走了。

陆西若想了想，只好背了她上路，补救似的承诺给她放一星期的带薪假，刘林嘴里“唔唔”地应着。回到车里，才发现她已经在自己背上睡着了。刘林是疲惫的，她的睡眠也透露出了这一点。她拼命地跑客户，或许并不是因为要帮他打江山之类，而只是为了多拿提成。不管怎样，当一个女人如此辛苦而正当地去赚取金钱，她就该得到别人的尊重。

金谷那件事怎么办？其实还能怎么办？结婚证都已经领了，也就只好冒一次险，信她一回。陆西若吃了一惊，他发现自己比以前仁慈多了。